

## 第七章 結論

### 從沈默它者到對話空間的創造

當我們開誠佈公的帶著我們的性別意識，重新審視文學作品中的母女關係時，我們將發現女兒從來就不打造完美母親的意識。不管是慈母、惡母，或是聖母、慾女，女兒在寫母親的同時也寫出了女性生存空間的貧瘠與無奈，而那傳承已久，一再被歌詠的「大地之母」的形象，卻正在女兒的書寫中被棄絕、改變。許多學者就認為這種改變不但不是一種退步，反而代表著人性解除桎梏、社會興替的表徵<sup>1</sup>：

神話化的母親，天職化的母親，不代表敘述功能的演進，反可能顯示父權意識系統中，我們對母親角色及行為的想像，物化遲滯的一面。<sup>2</sup>

愈來愈多的母親在作家的反動下贖回自身，去除了禁制，不僅如此，女性作家在解放母親時，更進一步拯救自身的性別焦慮，這種多元性的聲音，正適切的表達出女性游走於女兒／母親之間，多重複調的聲音顯現。如同瑪瑞那·赫希（Marianne Hirsch）在著作《The Mother/Daughter Plot》中的綜論，認為母親／女兒／女性多重身份、不同場域的發話，將會使婦女文學維持複調的主要原因。<sup>3</sup>

在父系制度中，女人與女人少有彼此發掘正面意義的時候，特別是在文字記錄裡，女人太忙著競爭自己之於男性的狹小空間，甚而相互殘害，彼此妒嫉，吳爾芙特別對女女相忌感到困頓難解，她在《自己的房間》即針對此悲劇現象提出醒思：

我在報紙堆及一些小說、傳統發掘時，體會到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當一個女人提到另外一個女人時，她的衣袖裡一定藏著什麼不好聽的話。女人對女人是很厲害的。女人不喜歡女人。<sup>4</sup>

類似諸此「女女相妒」的言論，幾乎成為女性平面結構最深而且最具破壞性的信條。同樣的語言，在張愛玲冷眼旁觀的筆調下亦曾有如出一轍的記錄，她說：「同行相妒，似乎是不可避

<sup>1</sup> 周蕾指出，在文學及意識形態上不斷複製的母性犧牲，往往代表著傳統價值的崩潰抒發，「中國婦女也就是中國飽受創傷的自我意識的『替身』。」，母親形象愈是孱弱，所代表的愈是國族社會盈弱的寫照。P. 321

<sup>2</sup> <做母親，也要做女人> 王德威：《小說中國 - 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》（台北：城邦文化：1996年）P. 321

<sup>3</sup> 關於 Marianne Hirsch 表述女性複調發話的論述原文如下：

Inasmuch as a mother is simultaneously a daughter and a mother, a woman and mother, in the house and in the world, powerful and powerless, nurturing and nurtured, dependent and depended upon, maternal discourse is necessarily plural.  
資料來源 *The Mother/Daughter Plot* P. 198

<sup>4</sup> 《自己的房間》P. 185

免的，何況都是女人 - 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。<sup>5</sup>」；這種女性競爭，尤其在心理分析中，對女性心理黑暗大陸的比擬論定，即帶有預設的主考，西蘇將歸因直指為男性，認為他們是引導女性自相殘害的最大肇因：

男人對婦女犯下了滔天罪行。他們陰險凶暴的引導婦女憎恨自己，與自己為敵，發動她們巨大的力量與自己作對，讓婦女成為他們需要的執行者。他們為婦女設計了反自戀！一種只是為了婦女所沒有的東西而去愛自己的自戀！他們創造了臭名昭章的友愛邏輯。<sup>6</sup>

在此女女相輕言論裡，我們發現女性最原初的關係就是一片「黑暗大陸」，這層定義給所有女人烙印樣了性別的原罪；因為最初關係的難以探索，母女之間的難以相繫，更加深著女女難容的各種言論。女性邊陲的、荒漠的，各自生存的空間，無法進駐相濡以沫同儕之氣，然而值得探討的，也正是什麼情形下，女人才能承接女性的力量，締造自己的心靈空間呢？

女性關係扭轉的重要契機，重點就在母女荒涼經驗的探索，吳爾芙迂迴的提供此思考的源頭，她在女性的創造中，看到意識在顯露時的重要訊息，她說：「或許，如我把隱藏在此一論斷背後的意念、個人的看法說了出來，你們將發現這些對於女性有關係，對於小說也有關係。」<sup>78</sup>轉所以在她的敘事過程中，明顯的添加性別意識，以記錄女性身上所流動著的女人歷史，而所謂的「偉大的女作家」，正是匯集了許多女性的聲音所成就的，是「女性忠於面對自己的性別」的具體表現。

當女性能自由自在的創作，解除文化桎梏時，黑暗大陸將不再黑暗，好比女性在記錄、書寫自我相殘的故事裡，同時也為女女自殘的病毒注射疫苗，抒發女性困境，增強女性的免疫力；女性勇敢的面對文化黑暗，並同時大量的開墾、拓荒著屬於女性所特有的故事，將之開誠佈公昭告於天下，在合法性的範圍當中，女性作家說出女人的故事；如同吉爾特及古巴（Gilbert & Gubar）對黑暗書寫的聲名：

女性作家將她們的憤怒與不安投射於可怕的意象當中，為她們及小說中的女主角創造了黑暗之替身，因而同時能認同及修定由父權文化強加於她們身上的自我定義。<sup>9</sup>

當女性寫作記錄下母女之間的故事時，往往也是女性文本最具有顛覆性的行動。因為就在這裡，夾帶著社會、文化的立場，以及心理建制的諸多過程進行故事情節的鋪衍，在融合現實與虛構性的心理材料的過程，濃縮大量的、女性特有的邊陲經驗，需要深入掘取、詳察。在女兒的書寫下，母親漸漸的從那悲傷的、不能自我的、沒有情緒的囚籠中解脫，變得更有自我，更有生命力；女兒在書寫母親時不僅產生自己，同時也在產生著母親。在本論文所處理的層級

<sup>5</sup> 《張愛玲論述 - 女性主體與去勢模擬書寫》P. 13

<sup>6</sup> 《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》P. 191

<sup>7</sup> 《自己的房間》P. 20

<sup>8</sup> 《自己的房間》P. 20

<sup>9</sup> 《性別 / 文本政治：女性主義文學理論》P. 55

區分母女論述，最明顯的就是母親空間的活絡，母親不再是昔時那只能付出、忙著炊事的勞苦形象，她在女兒的書寫中不再只有愛與付出，她大聲的說出她的憤怒，展露她們的七情六慾，母親形象呈獻繽紛喧嘩的蓬勃面貌。在此重申本論文處理的五個母女類型，所表現的流動關係以及女性自身重審定義的關鍵：

- 一、慈暉映照的母女關係：母親完全符合禮教社會的母職尺度，女兒卻書寫出母親身後的辛酸與悲哀，甚至是女兒態度傾向排斥抗拒，厭棄母親一味犧牲，失去了自我人性的一面。
- 二、菟絲女蘿的母女關係：母女兩身處弱勢的邊緣地帶，必須在父系操持的家庭環境裡求得生存，在此以女兒俯首宿命的文本，安排至女兒掌握手中資源主動出擊，觀看軟弱母親之於女兒整個命運的決定性影響。
- 三、愛與吞噬的母女關係：母親的破壞能力為此關係的要點，從母親被迫於生活的無奈，進而將怨懣情緒轉到幼弱的女兒身上，到可怕的黑暗母親，性格在扭曲後刻意凌虐子女、斷送子女的幸福，以求得報復的快感，經此文本情節安排觀察強勢母親與女兒的關係發展。
- 四、怨恨交織的母女關係：不僅剔除了女性溫柔多情的「天性」，甚而將母女之間勾心鬥角、相互折磨的過程記錄下來，排除了女兒怨母的權力。雖然仍是透過無意識的保守操作，母親對於女兒的憎恨慢慢出現，在反動母親形象上，跨出了文化母職的禁制。
- 五、情欲相生的母女關係：將父權意識中的被動「女性性欲」還原，成為女女、母女之間渾然天成的純淨感情，進一步突顯母女之間最早的聯繫感情。

女兒在書寫母親的瘋狂、毀滅、陰暗時，仍能在負面的故事背後發現另外一種話語，在激越的沖積下匯整新的平原，將之視為「父之法」的底層暗流，扭轉它，將其解碼成為女性有力的控訴經驗；母女之間的不斷對話，所創造的正是伊蕊伽萊所謂的女性文體，女性幽然居於其間的語言屋宇(the house of language)，所有的禁忌觸犯都預先的被原諒，女兒與母親，母親與女兒帶著自身的「不同」在對話，「我們持續對彼此說相同的語言，我們將重複同樣的故事。」<sup>10</sup>，母女將世界留給彼此，在銘刻記錄的筆桿中創造女性歷史嶄新的頁扉。

---

<sup>10</sup> 《女性主義思想：欲望、權力及學術論述》P.99